

消费的短视行为及实证检验： 对中国农户的分析*

朱信凯

(华中农业大学 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心, 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现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对分析中国农户消费储蓄问题并不具有普适性,本文给出的简化了的的中国典型农户的消费模式表明我们必须重新建立分析中国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框架。理论证明引入短期储蓄目标能更好地解释我国农户的消费行为,继而来自于实际的调研资料也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农户短期储蓄行为的显著性。最后对本研究的最终落脚点即有关宏观经济政策取向作了判定。

关键词:农户;短视消费;消费行为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52(2002)02-0046-06

一、导 言

以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莫迪利亚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为代表的西方消费经济流派在现代消费理论文献中有很多,我国不少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些理论在解释中国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时并不具有普适性。主要表现为:

首先,西方消费储蓄理论都是在假设社会制度相对稳定情况下展开分析和讨论的,即不存在重大的社会改革,消费储蓄动机的产生背景是相对稳定的。但我国目前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农村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这种情况下农户消费与储蓄动机产生的背景就不可能是稳定的。直接套用西方消费经济理论的这一假设前提势必会造成较大的误差。其次,理论假设的沿袭,在实证方法上表现为先入为主的给出了决定消费或储蓄的相关变量,然后运用回归分析方法,计算出各解释变量的系数,并对回归结果进行统计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增加或减去一些变量,直至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为止。这实际上就是承认了运用回归分析的假定前提,即假定消费储蓄以及决定他们的影响因素是平稳变量。事实上,中国农村制度变迁不可能不对其带来深刻的影响,数据能否直接使用回归方法需要检验。因此忽略理论和实证分析工具的两个主要前提,即使理论能够解释,也仅仅局限于表面,而非实质性和根本性的;即使回归模型的各种检验令人满意,也仅仅限于模型本身,其结论很难令人信服。此外,西方现代消费经济理论假说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更多地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影响,但实际上收入只是决定消费的必要条件,决定消费还是储蓄以及消费多少的主要原因还有偏好、动机等。对我国整体收入水平不高,收入差距较大的农户来讲更是如此。正如凯恩斯所指出的:消费或储蓄动机,是随假定的

收稿日期:2001-12-02

作者简介:朱信凯(1975-),男,江苏徐州人,华中农业大学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心博士生。

经济制度与经济组织,随种族、教育、宗教及流行道德观念等因素形成的习惯,随现在的希望与过去的经验,随目前财富分配的办法等大有不同。因此可以认为在消费与储蓄动机背后隐含了更多的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与人们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感受的信息。

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前景不明、预期消费困难;消费的生命周期阶段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强的流动性约束(集中表现为信用消费制度约束)等共同构成了转轨时期我国农户消费行为的主要特征(朱信凯,2000)。二战以来兴起的消费信贷是建立在预期收入理论基础上的,按照预期收入理论,投资者或消费者有稳定的预期收入,就可以向他们提供信贷。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农户恰恰缺乏稳定的预期收入,这无疑加大了农村信贷的风险,影响了农村信贷的供给,农户受到了较强的流动性约束,从而使得其不能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寻求效用的最大化。此外我国农户消费行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一般都存在一个特定的消费高峰,以及一个相应的储蓄目标。尤其当前我国农村私人消费信贷市场尚处于萌芽阶段,个人的消费支出几乎完全要靠自己的收入来支付,这就决定了我国农户在每个阶段都要为应付下一阶段支出高峰进行储蓄,以便在未来支出高峰到来时开支。

根据以上分析,笔者首先给出一个简化的中国典型农户的消费模式:

在图1中,收入曲线指的是农户收入。消费 α 指生命周期与持久收入假说的消费曲线,从中可以看出在良好预期前提下,消费者将尽量熨平一生中的消费波动,在收入低时负债,在收入高时储蓄;在盛年时储蓄,在老年时负储蓄,从而其消费表现近似为一条水平线。消费 β 则指我国农户在其一生中的消费支出安排。显然中国农户消费模式同生命周期与持久收入假说所描述的模式是极为不同的。所以纯粹用现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就难以透彻地解释我国农户的消费行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分析中国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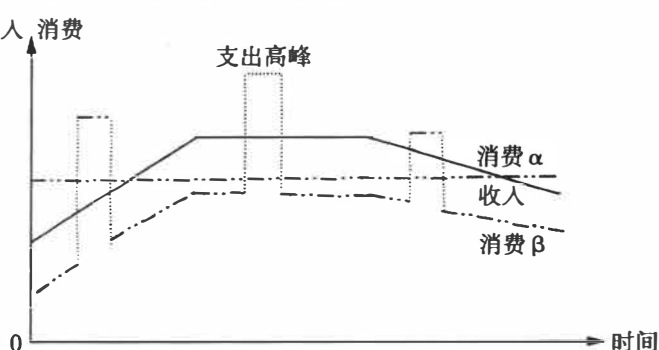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农户的消费模式

所以纯粹用现代西方消费经济理论就难以透彻地解释我国农户的消费行为,我们必须重新建立一个分析中国农户消费行为的理论框架。

二、中国农户短视消费行为理论分析

转型时期的制度不完善,使农户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义务,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政府的过多干预等使得农户难以根据市场需求作出理性选择,从而增加了市场风险和预期收入的不稳定。所以农户的消费决策只能依据于现期收入(y_0)与流动性资产水平(A_0),以及可预见“最近的将来”的收入(例如 y_1)。但是农户要存续,其必然还会遇到诸如子女哺育、子女结婚、购置农机等相对高额的消费支出,所以他不能将现在和“最近的将来”所预期的所有收入与流动性资产全部花光,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储蓄,现期确定的在“最近的将来”要实现的这种储蓄目标称为短期储蓄目标,记为SS。这个储蓄目标是外生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非经济的因素。如农民的消费心理与习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电力、交通等消费的硬软件环境,时尚的变化等等。根据叶海云(2000)的研究,我们考虑离散时间模型,用L表示寿命,用 y_0, \dots, y_1 表示农户在各个时期的纯收入,用 A_0 表示初始流动资产水平,用 C_0, \dots, C_1 表示农户在各个时期的实际消费水平,并且SS指实际储蓄目标。在分析以前,我们首先作理论假定如下:

假定一:农户的效用函数具有可加性(additive),并且在现期与“最近的将来”之间(以下称“短视区间”)保持不变。 ρ 为消费者的效用折现率, r 为实际市场利率水平,则短视区间内农户的效用函数可以表述为:

$$U(C_0, C_1) = u(C_0) + u(C_1)/(1 + \rho)$$

农户短视效用函数的消费规划问题应该是其期望效用的最大值,即:

$$\text{Max}E_0[U(C_0, C_1)] = u(C_0) + E_0[u(C_1)/(1+\rho)]$$

假定二:短视区间内农户不能获得消费信用,即存在完全流动性约束;同时假定农户获取信息的渠道并不畅通,在当期其只能获得 I_0 的信息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上述规划问题的约束条件为:

$$\text{s. t. } C_0 + E(C_1/I_0) = A_0 + y_0 + E(y_1/I_0) - SS$$

$$C_0 \leq A_0 + y_0$$

其中 $E(C_1/I_0)$ 和 $E(y_1/I_0)$ 分别指农户在当期所获信息 I_0 条件下对下期消费及收入水平的预期。当 $I_0=0$ 时农户对未来收入状况完全不清楚,消费取决于当前的收入和财产,其必然在当期实行预防性储蓄、谨慎性消费;在完全信息条件下,即 $I_0=1$ 时农户对未来收入很确定,这时其会从长期考虑,合理安排当期与未来消费。

上述规划问题的 Enler 方程(即一阶条件)为:

$$u'(C_0) = E_0[(1+r)u'(C_1)/(1+\rho)]$$

如果我们假设效用折现率 ρ 及利率 r 为常数,则上式可写成:

$$E_0[u'(C_1)]/u'(C_0) = (1+\rho)/(1+r)$$

当前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市场及农业保险市场的缺失从而形成的较高的流动性约束使农户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存在较强的不确定性,其对未来生活信心不足,从而其效用折现率必然较大(茅予斌,1999),相对于当前一降再降的银行利率 r ,必然有 $\rho \geq r$ 。则,由上式有:

$$u'(C_0) \leq u'(C_1)$$

由 $u'' < 0$ 且 $u' > 0$,则在此短视区间内 u' 为单调递减函数,故 $u(C_1) \leq u(C_0)$ 。

由 $u' > 0$,则在此短视区间内 u 为单调递增函数,故 $C_0 \geq C_1$ 。

即当 $C_0 \geq C_1$ 时农户能够获得最大的期望效用,以此反映出我国农户较强的消费时间偏好,即消费者对等量的当期消费比对未来消费的评价更高。当期消费对收入存在过度敏感性。

将 $C_0 \geq C_1$ 代入预算约束条件得其现期最佳消费水平区间为:

$$A_0 + y_0 \geq C_0 \geq \frac{A_0 + y_0 + E(y_1/I_0) - SS}{2}$$

从上式可以看出,中国农户的现期消费水平是由一定信息量条件下未来预期收入及短期储蓄目标、现期流动性资产和现期收入水平共同决定的。此模型因增加了农户短期储蓄目标 SS 而更具有解释力,其强调在转轨经济中中国农户难以获得未来的经济信息,故不能以一生为时间跨度来规划其消费,而只能规划现在与“最近的将来”之间的消费。这显然是一种“短视(myopia)行为”。下面笔者运用有关华北平原和江汉平原的农村住户调研资料对我国农户短期储蓄行为的显著性进行实证检验。

三、实证检验

(一)数据及调研结果

我们知道,家庭组织是农户组织中的一个特例,换一种说法即农户是一种扩大了的家庭组织。从当前农户组织结构实证分析结果看,农户中占主体地位的是核心家庭,所以研究农村住户也基本上可以说是研究农村家庭,基于这种考虑我们假定农户与家庭的内涵是一致的。农户短期储蓄目标的研究也即农村家庭短期储蓄目标的研究。基于此我们分别对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满庄镇,湖北省监利县红城乡、容城乡、新沟镇等四个乡镇的 600 个农村家庭进行了有关储蓄问题的问券调查,分析整理得有效问券 550 份。调研结果中的有关储蓄量等均为农民自身的估计值,受各种因素影响,不甚精确。但问券所反映出来的储蓄目标与户主年龄之间的高度相关性,则充分表明了中国农户短期储蓄行为的显著性。调查结果显示 80% 的储蓄目标集中在:置家、

子女哺育、子女教育、子女婚事支出等方面,接近一致的储蓄目标汇总表为:

表 1 农户储蓄问题调查问卷汇总表

户主平均年龄	样本数	储蓄量(元)	储蓄目标	未来预期水平
22.8	46	16900	置家	0.61
24.5	63	6350	子女哺育	0.60
35.0	12	1500/每月	长期使用	0.93
36.2	57	5700	子女教育	0.71
38.5	32	15800	购置各类农机具	0.69
40.5	60	650	送人情	0.66
43.5	64	35600	准备子女结婚	0.63
53.0	40	1400	防病	0.43
55.6	62	4500	准备双亲丧葬	0.50
62.1	36	6800	养老	0.41

说明:①调查表中我们对农户未来预期水平设置了“最好(1)、很好(0.9)、好(0.8)、较好(0.7)、不错(0.6)、一般(0.5)、还行(0.4)、不太好(0.3)、较差(0.2)、很差(0.1)、基本没有(0)”等 11 个档次,每个档次对应一个量化指标,由农户自己选择或直接填写数值,用于测度农户对未来生活的信心。②表中除用于长期使用的平均每月有 1500 元储蓄外,其余均为农户在其所处的短视区间内为应付短期储蓄目标的储蓄量的估计值。

(二)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划分及评述

由于家庭(人类学意义上的具有父、母、子三角关系的家庭)常常被看作是一个生育单位,所以家庭这种组织通常就与所有生物一样具有产生、发展、收缩以至消亡的生命过程。就整个人类发展历史看,这一过程明显地呈现出一种周期性,即新的家庭不断产生,老的家庭不断消亡,我们将家庭组织这种由产生到消亡过程的重复过程称为家庭生命周期。一般地,家庭生命周期有着明显的阶段性,通常按照家庭人口变动和家庭主妇的年龄增长来划分,再考虑到表 1 农户短期储蓄目标的阶段性,笔者将其划分为 6 个阶段:一是家庭形成阶段,即从初婚到家庭主妇初育;二是家庭扩展阶段,即从第一个孩子出生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这一阶段也可称为消费人口增长阶段,这一阶段的长度在计划生育政策时代通常由主妇的生育能力决定,所以也可称为家庭主妇生育阶段;三是家庭扩展完成阶段,即最后一个孩子出生到第一个孩子因结婚、工作、升学等原因离家,这一阶段家庭发展的重心是对子女的抚育,它与第二阶段共同构成家庭子女抚育阶段;四是家庭收缩阶段,即从第一个子女离家到最后一个子女离家;五是空巢阶段,即最后一个子女离家到配偶一方死亡;六是家庭消亡阶段,从配偶一方死亡到双方死亡。也可将第五和第六阶段合并为家庭反哺阶段。

调查表充分表明了中国农村居民并不是按西方消费经济理论所假定的人们按一生来安排规划自己的消费,而是按一生中的几个关键阶段来安排自己的储蓄与消费。根据上述关于农户家庭生命周期的阶段性划分,分阶段评析如下:

I 家庭形成阶段,即从初婚到家庭主妇第一次生育。在此阶段除了年轻人所特有的潇洒消费外,大多数人要为刚刚建立的家庭置办家具,以及为哺育子女作准备等短期储蓄目标。这一阶段持续的时间较短,所以夫妇双方都有较强的短期储蓄意识,一般储蓄增长高于收入的增长。

II 家庭扩展阶段,即家庭主妇初育到最后一次生育。在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时代,这一长度并不由主妇的生育能力决定。通过问卷调查,当前农户户均 3 个孩子,因此这一阶段持续时间不长,消费一般高于收入,其消费来源主要是自家庭形成阶段的储蓄及本期为哺育子女而进行的短期储蓄。

Ⅲ家庭扩展完成阶段,即从最后一个孩子出世到第一个孩子离家。可以说在经过大刀阔斧的消费后,人生消费中的第一次消费高峰过去了。高峰过后,农户便进入了攒钱安排下一阶段消费的阶段。家庭扩展完成阶段的前半部分农户要确立以子女教育为核心的短期储蓄目标,后半部分主要储蓄目标是为子女婚事作准备。同时在整个过程中还伴随着“购置农机具”、“送人情”、“防病”、“养老”等短期储蓄目标。这一阶段存在的时间较长,农户要将并不丰裕的大部分收入用于储蓄。

Ⅳ家庭收缩阶段,在这一阶段孩子陆续离家。在其离家的前后,多数农户还要为自己年迈双亲的后事作储蓄准备。同时与第Ⅴ、Ⅵ阶段连在一起,还要为自己“养老”及“防病”而确定短期的储蓄目标。

中国农户按照消费传统安排消费,从而使得消费呈典型的短视性、间歇性。在农户生命周期中,由于户主不同年龄段能力的不同,导致农户的收入水平不同(见图1),从而导致消费安排也不一样。根据其收入变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结婚前后到所有孩子均离家以及所有孩子离家后到双方离开人世。在其第一阶段,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劳动经验不断丰富,农户的收入水平一般呈不断上升状态,同时这一阶段也是人生中需要安排完关键消费的阶段;到第二阶段,收入水平呈水平或下降状态,农户消费水平也比较平稳。其次,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以及农业的市场风险和气候因素等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必然导致农户在安排其额外消费时采取谨慎的态度。由于收入水平的上升是平稳的,而额外消费的支出却是巨幅增加的,在封闭式预算约束下,就必然强化了我国农户消费的短视性、间歇性特点。

四、结论分析与政策启示

从比较短视消费模型与消费者以一生为时间跨度规划其消费的模型中很容易看出,由短视消费模型决定的农户一生的消费路径一般不会是最佳消费路径。来自理论与实证的检验表明短期储蓄目标的确定更好地解释了我国农户的消费行为,这为进一步研究我国农村消费需求疲软的形成机制,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启动农村市场的政策提供了新视角。以上分析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实际效应和政策取向的判定,对此本文作如下归纳:

(一)为农户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制度环境

与西方经济现实不同,中国农户消费的短视行为有着深刻的制度性原因。农业保险、农村投融资体制以及社会保障等制度短缺使风险厌恶的中国农户为预防未来不确定性导致消费水平的急剧下降,必然进行谨慎性消费、预防性储蓄。所以应尽快完善包括农村市场化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制度建设,给农户提供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和市场预期,增强其对未来生活的信心,从而在增加农户收入的同时有利于他们形成稳定的收入预期,以改变其对长期支出不确定性预期。只有在长期内消费支出比较稳定的情形下,农户才会根据其收入合理分配近期与长期的消费支出。否则任何降低居民储蓄,刺激消费的政策都很难达到预期目标。

(二)转变消费意识,变封闭式预算约束为开放式预算约束

在封闭式预算约束下,中国农户消费具有典型的短视性、间歇性特点,尤其当前农村渐进式制度变迁使这一特征更加突出。农村消费市场启而不动的关键在于我们并未根据农户消费波动的内在规律找到有效“药方”。答案只能是在制度变迁中运用市场机制“熨平”农户谨慎消费带来的消极影响。经济学原理表明,开放式预算约束对家庭和社 会的效用要远大于封闭式预算约束。当一个社会主要依靠高储蓄、高积累作为支持经济发展的基础时,代价太大很不经济。为此必须从思想上转变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观念,变封闭式消费观念为开放式消费观念。开放式预算约束的实施要通过开放消费信贷市场,引导居民科学消费,为此必须加快建立横向的个人信用体系,作为“熨平”农户消费波动的突破口。

(三)创造理性的“消费示范”,引导农民科学消费

非理性的攀比和示范效应对消费需求的非良性膨胀起了催化剂的作用,因此控制消费需求的非良性膨胀也应从理性的“消费示范”做起。通过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加强农民消费教育,引导其树立正确消费观念,鼓励合理消费是根本。宣传媒介对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宣传不能只渲染吃、穿、用的变化,而要注意介绍科学的消费知识、规范和经验,帮助农民确定合理的消费期望,培养其把握消费的自主意识及合理进行消费决策的能力,以减少消费随意性和盲目模仿性,弱化重名不重实的消费荣誉感对消费行为的刺激。

* 导师雷海章教授、武汉大学叶海云博士为本文倾注了大量心血,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 [1]朱信凯. 改革以来我国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实证分析[J]. 中国经济问题,2000,(6).
- [2]刘建国. 我国农户消费倾向偏低的原因分析[J]. 经济研究,1999,(3).
- [3]沈悦. 中国制度变迁中的居民消费波动与政策选择[J]. 经济学家,2001,(2).
- [4]朱信凯. 制度创新:农村市场开拓新视角[J]. 经济问题,2000,(2).
- [5]叶海云. 试论流动性约束、短视行为与我国消费需求疲软的关系[J]. 经济研究,2000,(1).
- [6]余永定,李军. 中国居民消费函数的理论与验证[J]. 中国社会科学,2000,(1).
- [7]李晓西. 转轨经济中的消费行为及理论假说[J]. 经济科学,1998,(4).
- [8]孙凤,易丹辉. 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研究[J]. 统计研究,2001,(4).
- [9]茅于軾. 中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随笔集[M].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9.
- [10]臧旭恒. 中国消费函数分析[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 [11]Deaton, Angus. Saving and Liquidity Constraints[J]. *Econometrica* 59 (September): 1229—1245,1991.
- [12]Shefrin, Hersh M., and Thaler, Richard H.. The Behavioral Life-Cycle Hypothesis [J]. *Economic Inquiry* 26(October):612—649,1988.
- [13]Stark, D.. Altruism and the Quality of Life[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9,1989.
- [14]Duesenberry,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M]. Cambridge,1949.

Analysis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Myopic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China

ZHU Xin-kai

(Center for R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Hubei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Modern western economic theory on consumption is not applicable for the analysis on the rural household's consuming and saving behaviors in Chin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uilding a new frame which can analyze the rural households' myopic consumption behavior in China is necessary. The paper also argues the rural household's myopic consumption behavior from theory and demonstration. Some conclusion are reached at the end.

Key words: rural households; myopic consumption frame; consumption behavior